



图：油画《风雪无阻救人急》。大法弟子在寒风雪雨中，迅速贴出了救人的真相标语后转身离去，反映了大法弟子救众生的慈悲之意。

•翻墙找到明慧网

自由门电脑版：<https://j.mp/fgp88>

自由门安卓 VPN：<https://j.mp/fgv88>

无界一点通（安卓）：<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无界浏览电脑版：<https://s3.amazonaws.com/693/u.exe>

明慧网成立于一九九九年六月，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发表关于法轮功真相的第一手信息，维护和弥补迫害环境下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



在完成使命中提高心性 在正法修炼中修成新宇宙正觉

《明慧网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六）》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www.minghui.org



图：明慧网举办的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于十一月七日开始，十一月二十日结束。敬请各地同修们关注，比学比修，更精进，快提高，多救人。

目 录

◆明慧网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六）

师父护我度危难	3
我们共同走过的路	9
在北京面对面讲真相	20
在工地上坦荡证实法	25
修心去业 善念救人——名昔日受虐农村儿媳的经历	30
三个奢望实现了	37

姐妹。我们四个人一起学法、炼功、做真相资料、发《九评共产党》。随着修炼的越来越成熟，我不再有那么多的奢望了。

后记：儿子的喜讯

家里不修炼的亲人，只要见面就责备我对孩子的婚姻不用心。我知道人各有命的道理，一切随其自然。也真能放下亲人在利益等多方面对我和孩子的伤害。我儿子虽然未修炼，但也看过大法书，很多时候比我还看的开呢。我觉的他说出的很多话，就象是师父借他的嘴在点化我。他对人非常宽厚善良，包括能善待伤害他的人。

前一段时间，别人给孩子介绍个对像，相处了一段时间很好。有一天，孩子来电话告诉我：“妈，有一个好事，是个大好事！等我回去见面跟你说。”孩子连夜回来，告诉我：对像家里有好几个大法弟子！我听后，眼里一下浸满了泪水，立刻就去给师父上香，我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这件事后，我就萌生了写一篇交流文章的念头。当然我还有很多没修好的地方，还有许多心没去，有待在大法中归正。当我看到《第十九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时，我就着手开始写稿。在这法轮大法洪传三十周年，正法修炼二十三年之际，在法正天体已结束、向法正人间过渡的过程中，我在思考自己应怎样走好以后的修炼之路，要早点放下各种执著，少操人心，做好三件事。

我要尽量时时保持正念，珍惜这万古机缘，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注：

[1]李洪志师父经文：《精进要旨》〈真修〉

考虑到要带着孩子生活，吃、住，接、送孩子上学（孩子刚上一年级）等等，会给公司添很多麻烦。不能因为之前公司对我的认可，我就占公司的便宜，所以我放弃了每月比家乡收入高一倍的工作。

有些同修说：你是不是情重放不下啊，一定要接孩子？我说现在不是，是因为孩子的父亲不在了。我觉的一个修炼人，自己的孩子都不管，又何谈对众生慈悲呢（这也是我当时所在境界的认识）。如果不是学了大法，我还真没有这个勇气敢来接孩子呢。

我几经周折，租到一个我们娘俩各方面都能负担的了的住房。我整理好房间，供上了师父的法像。我整理物品时，一下看到了我一九九五年写下的那段话：“宇宙中能主宰我的神啊，如果能让我们母子团圆，我将永远向善！”我一下子泪流满面，同时也想起了我那第二个奢望。现在看来，那一念也许就是佛性出来了吧。虽然我在什么都不懂的时候，还跟神佛提条件，可师父却一直在帮我。

我的第三个奢望是怎么实现的呢？这可是很值得高兴的事。因为修炼了，什么奇迹都会发生。

二零零八年底，我放假回家。同修听说我在京打工，就帮我联系上一个也在那打工的老乡、同修小弟。后来小弟又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外地来京打工的同修小妹。

我看护的婴儿一周岁时，她姥姥正好带完儿子的孩子，就来带外孙女。我离开前半个多月时，还没定好下一步该去哪。这时，小弟打电话问我：与他家一起合租房子的好朋友突然意外去别的地方了。问我去不去他们那住？我与小妹商量了一下，就去合租房子了，因为这样经济上我还算能承受的了。这得是师父怎样细密的多方位的安排呀？弟子永远都无法知道。

不久，小弟家的弟妹也修炼大法了，我们成了最好的三

师父护我度危难

文：四川大法弟子 英莲

【明慧网】我今年五十九岁，是二零零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之前，我患有乙肝大三阳、严重的胃病、乳腺增生等多种疾病，肝区时常疼痛难忍。我到处求师问药，也不见好转。医生对我和家人说，对于这种肝病，没有能根治的特效药。严重的胃病痛的我在床上滚来滚去，无法正常生活，人瘦的皮包骨。

一、得宝书《转法轮》

二零零六年九月的一天，经朋友介绍，我请回一本宝书《转法轮》。当我看完第一遍《转法轮》时，一股热流通透全身。我当时不明白太多的法理，但是反复的在心里说：“这本书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

过了几天，那位大姐和三个人又来到我开的商店，帮我请来了师父的法像。我接过法像，就感觉有东西在小腹部位转。在不断的学法、炼功后，我明白了，是师父管我了，给我下法轮了。

自那以后，在店里一有时间我就学法。有顾客来店，我就耐心的给她们介绍产品，借此机会讲真相救人。在师尊的加持下，我每天都过的充实而快乐。家人看到我心情、身体发生的巨大变化，也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他们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二、正念闯出黑窝

二零零八年四月底，我把店里的物品处理完毕，门市刚转让出去，五月十二日汶川大地震就爆发了。在师尊的安排下，同修们的帮助下，当年五月我有幸参加了当地的集体学法小组，

溶入了整体。在与同修的比学比修中，我明白了自己来到世上的目地和意义，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送真相资料救人。

二零一零年元宵节后，我去外地看重病的亲人，在途中给世人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我被绑架到外地的派出所。四、五个警察轮流给我施压，我除了讲真相，其它什么都不配合。

师父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1]

在这关键的时刻，是师父的法开启了我的智慧。当我真正找到了自己在修炼中存在的问题时，我放下了，由怕到坦然面对。

从早上八点至晚十点，四个警察轮换对我非法刑讯逼供。见我还是只讲真相，其它什么也不说，他们就将我两手反背绑在一起，吊在窗户上，脚不沾地。我说：善恶有报是天理，你们参与迫害好人，对你不好，会毁了自己，害了家人。他们见我软硬都不配合，就把我放下来，又给我所住地管辖区部门打电话，了解情况。我在当地和工作单位的口碑都很好。

因为我血压高压是220，外地看守所拒收。警察对狱医小声说了一句话，就走了。他们走后，狱医对我说：“大姐，看你很善良，你千万别着急。你这也不是多大的事，最多在这里呆七天。”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我，借她的口鼓励我。

在看守所我不背监规，每天只背法，记的多少背多少，并跟接触的人讲真相。因为人多，床位少，晚上犯人们都要轮流值班。女狱警跟牢头说不给我排班，并告诉她们要照顾我。

犯人们每晚深夜值班，从两点到四点站两个小时后，在厕所旁铺被而睡。我就告诉她们，为了不影响大家休息，同时值班的人也能抓紧时间多睡一会儿，每晚值深夜班的人都到我的被窝里，和我一起睡。她们都很高兴。借此机会，我

大法真相资料就好了！”然而我知道，在这个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疯狂迫害的时期，有多少同修想来京都很难，坐车都会被截，甚至被绑架、被非法关押。这又是寸土寸金的京城，我一个做育婴嫂的打工者，这种想法又怎么可能实现啊？这不简直就是奢望吗？

峰回路转 愿望成真

我再回头说说一九九七年吧。随着学法的深入，在大法的感召下，我真的放下了对前夫的怨恨。一次回老家，我感叹的对姐姐说：“我再也不恨他了。如果我再遇见他，我就让他炼法轮功。”

我们都在迷中修炼，通过学法知道了是师父替我们承受了太多。修炼之前我所经历的痛苦人生，这里只是泛泛的说了一点点。要想说，真是一天一夜也说不完，那时候我哪有什么快乐可言呢？是师父替我承担了太多的罪业，给我改变了人生道路，让我明白了当人的真正目地，我才有了那么多的快乐。可是一个不修炼的常人，他的命运是没有人给他改变的，都是有定数的。

当我真正放下对前夫的怨恨之心后，也就是两个星期的时间吧，我接到了他去世的噩耗。在错愕之余，我真的很为他遗憾，就回去见了他最后一面。当我说要把孩子接到我这里时，孩子爷爷听我说要把孩子接走，非常高兴，同时立即说：孩子爸爸一块钱也没有。我什么都没说，就这样把孩子领过来了。

过后我问自己，为什么那么淡定？我从小就经常听人们说过一句话：要留点儿过河钱。我不明白过河钱是干啥的钱。这一刻我突然有所悟：我修炼了，身体没有病了，没有钱怕啥？

老板人很好，很有同情心，她一直留我不让走。但我

错的工作。我想来想去，我是个大法弟子，大法及大法弟子还在遭受着严酷的迫害，我不能只顾挣钱哪；如果必须出外打工的话，我就去邪恶的中心打工，最起码发正念还是近距离的。

我踏上了进京的列车。到了北京之后，我去了一家月嫂公司。当时我就发了一念：无论是什么工作我都不挑。第一个工作我就去，那一定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有缘人。

第一个工作是安排我去一家做育婴嫂，带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工资也不高。由于我按照大法要求自己，处处为他人着想，只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家就一定要留我长期干。我就告诉他们，我之所以让他们这样认可，是因为我是炼法轮功的，我师父告诉我们时时处处都要做个好人。没想到，在法轮大法及大法弟子被严酷打压的时期，在这个邪恶的中心，他们居然对我、对大法都很认可，并表示以后会给我加薪。这家真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有缘人。

当然，在工作中心性上的考验也很多。当我心里委屈、难受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师父的法：“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1]。我一下子就能解开心结，一下子就能释怀。在此期间，我给来访雇主家的亲戚、朋友都讲了真相，给他们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马上要到新年了，我为了悬挂大法真相条幅，提前请假外出准备所需的材料。我为了不让雇主家人知道后害怕，只有分几天在夜里十二点后，他们大人和孩子都睡熟了，我关好自己的房门，在床上铺上塑料，再铺上黄布写“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我师父清白”的条幅，并抓紧赶制。因为小婴儿凌晨四点多就又会醒来，虽然孩子妈总是让我休息，说白天还有一大天呢，黑天她管孩子，但我还是不忍放弃夜间做资料的时间。

那时我就在想啊：“要是有一个我自己的空间，能够做

就在被窝里对着她们的耳朵讲真相，告诉她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她们听明白后，都说：“好，谢谢！”有的小声念。她们明白真相后，都同意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过程中，我也修去了很多人心与执著。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讲退了七个人。十天后，我回到家中。

亲人们明知道法轮大法是好的，他们在我身上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但中共的迫害和株连政策，让他们违心的叫我放弃修炼。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说：“求求你了！我把你叫娘，请你放弃修炼吧！”弟媳也边哭边说：“你要坚持修炼，我就与你弟弟离婚。”

我知道，是邪恶的谎言使他们精神上承受的压力到了极限。我冷静的思考，等他们稍微平静下来后，我心平气和的对他们说：“请你们不要害怕，请你们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法轮大法是修佛修道的法，是宇宙大法，是正法。《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的权利。大法师父教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都有百利而无一害。你们离婚不离婚，与我修炼没有关系，那是你们自己的私事。这么好的功法，我一定要坚定的修下去，谁也改变不了我的正信。”

几天后，我离开了家乡，辗转到了另一个城市，也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十几年的修炼路上，因为面对面讲真相，我也和同修们一样，经历过太多太多。

三、用正念神通制止迫害

二零一四年，我去一个新楼盘发放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当地警察绑架。他们把我带的真相资料放到地上，强迫我配合照像。我对他们说：“照不到！”结果他们真是什么也照不到。

这时，一个警察象失了控一样，疯狂的对着我的脸“啪！

啪！啪！”打了过来。一边骂，一边气势汹汹的问我是哪里人？叫什么名？资料是哪来的？我不回答，只讲真相，讲法轮大法洪传世界的盛况，讲善恶有报是天理，讲我修炼后身心的变化，在场的警察都静静的听着。

这时，从外面进来了一个警察，又问我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东西哪来的。见我只讲真相，其它什么也不回答，他就又对我拳脚相加。虽然我被打的脸上和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我心里对他们没有一点怨和恨。

师父的法在我耳边响起：“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2]。

我流泪了。我在心里对师父说：“慈悲伟大的师父啊，请放心吧，再难我也要坚定的走下去。因为我知道，讲真相救人是每一位大法弟子的使命与责任。”转眼再看那些警察，我的怜悯之心油然而起。

这时，师父的法又出现在我脑中：“法是慈悲众生的，但是威严同在。”^[2]

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请加持弟子，把一切痛都转移到施暴者身上，让他们痛，我不痛。”后两句我是说出声来的，有意让他们听见。这时，一个警察将高举的拳头放了下来，问我在说什么？我说：“把一切痛都转移到施暴者身上，让你们痛，我不痛。”我的话音刚落，就看见他的表情非常痛苦，马上离开了。

虽然我被两个警察打的多处是伤，可一点都不觉得疼。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利用神通反制了恶人，因为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也让我真正感受到了大法的威严与超常，也给我以后的修炼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善念解危难

二零二零年，北京因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首次封

由于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整天都很快乐。有一阶段，我经常跟同修讲：“我都快成半个神仙了！”虽然我说的话看起来很肤浅，不知天高地厚，可我的确很快乐！

一九九七年，当时我的工作环境要住集体宿舍，但每天学法、炼功都不会耽误。老板读大学的儿子来我们这里玩儿。我们聊天时，他听说我修炼法轮功，就告诉我外面就有炼功点。当他得知我因晚间公司门上锁而晨炼出不去后，马上把公司前后门的钥匙都给我要来了。我非常感谢，留下了一个门的钥匙。还有当地我不认识的两位同修，先后来给我找集体学法、炼功点。我知道，师父时时处处都在看护着我。

由于修炼了大法，我努力事事处处都用大法来要求自己，同事们和老板对我都非常认可。可喜的是，有三位同事也开始和我一起炼功。同宿舍的人也都很愿意听我读大法书。我不在时，早上她们都主动给师父上香。那时，我也只是非常简陋的在床头柜上摆放师父的法像；我知道，宿舍那样的环境不太尊重。

到了入冬的时候，我们这里工作是淡季，整天没工作干，我就学法。每天除了集体学法、炼功外，我还能读一遍《转法轮》。人人都对我很好。到了开饭时，大厨们就来喊我：“姐，吃饭了！”你说我怎么会不快乐呢！

可是在快乐之余，我还是有一个愿望：要是能有一个单独的环境敬师父该多好啊！要是我的孩子也能得大法那就多好啊！很多人会觉得：这有什么难的呢？可是以我当时各方面的条件，这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一种奢望！

第三个奢望：有自己的空间能做真相资料

二零零八年十月，由于要供孩子念大学，我只能割舍家乡的修炼环境出外打工。亲朋们给我介绍了几个收入不

却因不送大礼而无法调到教育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我无奈辞掉了这份工作。

为了生活，也为了我的脸面，我在亲戚的帮助下，与一批上至六十多岁，下到初、高中刚毕业的一群农村人一起，被作为扶贫对象到了离家很远的地方打工。后来才知道，实际上是他们以扶贫的名义，把我们这些廉价劳动力给买了。每人中介费三百元，算下来，那个年代也是个不小的数字。

工厂对我们看的很严，也很苛刻。每天劳累了一天休息时，我就思念自己的孩子，心里非常恨前夫。虽然也知道他不是个坏人，但觉得我的遭遇都是他造成的。有一天晚上，我梦见孩子有了后妈，后妈还拽着孩子的头发往墙上撞……我哭着从梦中惊醒。心悸之余，我摸黑拿出纸笔，写下了下面这段话：“宇宙中能主宰我的神啊！如果能让我们母子团圆，我将永远向善！”

我娘家的很多人都在中共体制内工作，多数都是这个邪党的党员；我自己从小到大也一直受无神论教育，所以我曾是个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从没想过，有一天我还会去求神佛；可那天，就在自己无助的情况下，我发出了来自心底深处的呼喊。然而，母子团圆对我来说是一种奢望，是无法实现的奢望。那时候，我就是在这种身心的痛苦中煎熬着。

第二个奢望：有个单独的环境敬师

一九九六年六月，我开始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知道了人的不幸都是业力轮报促成的。慢慢的，我在一点一点的放下对伤害过我的人的怨恨；也明白了人各有命，只有修炼才能改变人命运的法理。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城的第二天，我和A同修骑电动车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我俩配合的很默契，有很多善良的世人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并要了真相资料。

之后，我们到了一个小区，A同修去给一位保安讲真相，我在一边发正念。见同修还没过来，我就继续前行。我进了一个小院，只见院内有一辆小轿车，但没见人。我想，那就救救这个车主吧。我从包内取出一份真相期刊，放在了小轿车的前面。

我转身刚走出大门，狗一叫，从屋里跑出来一位三十多岁高大的男子，气势汹汹的问：“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我的怕心出来了，转身骑车就走，他马上开车向我追来。我当时也不知如何是好，就骑到了小路上。当到路口时，那辆小车已经挡在路口了。见状，我只好掉头骑。等我再骑到路口时，他又在路口拦住了我。他下车了，问：“你还跑吗？”我把心一横，跳下车，把电瓶车放好。

我说：“我不跑了，就在这里给你讲真相。”他又问：“你是干什么的？”我答：“我是送福音救人来的。”“现在北京都封城了，大官们都躲难去了，还有谁来救你们啊？！我们冒着被打、被抓的危险，不论严寒酷暑，二十多年如一日的给你们送资料、讲真相，目的就是想你们都能明白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顺利度过大劫难得救啊！”

这下他略有所思，他说：“那你包里装的是什么？”我答：“救人的资料。”我从包里取出一本《人生平安即是福》送到他手上。我说：“请认真看看吧。”他说：“原来你是做这个的呀！那我们还是到派出所去一下吧。”我说：“小伙子，别做傻事了。你有你的事要做，我还有很多等着我去救呢！再说，现在很多警察明白真相了，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还去那干啥？”他还要执意打电话，我说：“你打不通，没人接。”

就这样，我们僵持了半个多小时。突然，我口中无水，舌头都不转了。我知道是旧势力不让我讲真相，想毁了这个众生。我也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当着这个小伙子的面，我对师父说：“慈悲伟大的师父啊！请您救救站在我身边的这个小伙子吧，不能让他造了业而毁了他自己，又害了家人啊！”这时，他听明白了，说：“那你走吧！祝你好运。”我说：“谢谢。”

回到家中，我在师父的法像前跪下，仰望着慈悲伟大的师父，我感恩的泪一涌而出，是师父又一次替弟子化解了魔难。

五、化险为夷

这些年来，我面对面讲真相、送真相资料，走遍大街小巷、田间地角。我从骑自行车到骑电动车，什么样的人都遇到过，有感谢的、有谩骂的、有报警的、有听完真相后明白那一面激动的掉泪的。

有一次，我给一位七十岁出头的大哥讲真相，他也在听，但是一会儿就急匆匆的要走。为了让他进一步了解真相，我就掏出一本真相期刊送给他，我说：“大哥，为了你和家人都能平安幸福，我送你一本书，回家看看吧。”他接过资料一看，说我“反党”，扬言去举报我，还要把我的电瓶车推走。我握住电动车把不放手，他把电动车给锁上了，把车钥匙取下，然后把车钥匙扔进了一个深水沟里。

当时是冬天，那段路行人也少，附近没有住户、商店。我知道前面不远有派出所，心想尽快离开此地。可是车钥匙没有了，车无法骑走。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啊！弟子遇难了，请师父帮帮我吧！”我的话音刚落，只见前方不远处一辆小货车向我飞奔而来，我赶紧招呼司机停下。我说明了情况，司机什么话也没说，把我的电动车抬上了他的车，连人带车把我送回了家。

三个奢望实现了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一九九六年六月，我喜得法轮大法。修炼之前，我有三次记忆深刻的奢望。之所以说奢望，是因为我在当时看，这些想法都是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

第一个奢望：母子团圆

我从小母亲早逝。继母来了之后，父亲不敢关心我们。我们姊妹兄弟过年回家拜年时，继母从不搭理我们。

一九九五年春天，因多方面原因，我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与丈夫商量：我什么都不要，就想多活几天，我们离婚吧。他也看到了我长期以来都是这样痛苦，最后就答应了。我们到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

在中国当时的大环境下，我在原单位失业了。我没有依靠、没有住房、经济收入又不稳定，只能狠心的把儿子留给了丈夫；我想毕竟孩子的爷爷奶奶在身边，也好有个照应。可就在我往外搬走时，丈夫的弟弟不让了。他说那个离婚不算。他已经找人走后门，推翻了离婚协议。他不让三轮车夫给我拉行李，与我纠缠，这下我更不想停留一分钟了。

我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宁可身受苦，不让脸受热。”本来那个年代离婚就觉得够丢脸的了，我就更不想让我代课学校的师生看到我出校门就被纠缠。

我所学专业正是那所高中所需要的学科，并且学校里缺少这个专业的任课教师，所以我失业后在这里已经代课三年多了。代课时，我曾经获得了市级优质课证书。另一所高中也缺少这一专业的教师，也慕名来请我授课，所以当时我在两所高中任教。可是我的工作关系（档案文件）

午夜以后，他们都不愿意夜里值班看着我，认为反正我也跑不了，就先把我送回家，明天再抓回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骑上电动车，去二十多里外的集市上卖蒜薹去了。八、九点钟的时候，派出所来了七、八个警察到我家，没找到我。这天，丈夫恰好也没在家里住。

邻居见到那些警察，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找到我丈夫，说了情况。丈夫立即骑车去找我，我正好卖完蒜薹往回走。见了面丈夫一说，我家也不能回了，就直接到附近一位同修家暂住。之后，我辗转来到城里。一对年纪八旬夫妇同修的保姆因病住院，辞职不干了，同修就把我介绍了过去。这样，我一边照顾老同修的生活，一边打印真相资料，继续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

二十多年的正法修炼，使我深深的体悟到：只要我们始终保持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正信，在任何时候，心里都装着众生，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就会出现师父说的“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2]的奇迹。

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未修去的人心执著，如做事心、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等等。在今后所剩不多的正法时间里，我要努力在实修中去掉这些不好的心，达到法在每一层次对自己的要求，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拜谢师尊！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师徒恩〉

当我们快到派出所时，路过那个扔我钥匙的人，他正手举着那本真相期刊急匆匆的向派出所跑去。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顺利的离开了险地，安全回到了家。师父再一次为弟子化解了魔难。

在今后的修炼路上，弟子一定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学好法，配合整体，与同修共同精进，多救人。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九》〈二零零九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我们共同走过的路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迫害发生后不久，我利用自己所长，担当了揭露当地迫害的文字整理工作。我经常去调查、走访、核实迫害案例，几乎每天都在整理、修改当地的报道文章。心里想的就是听师父的话，怎样写好揭露迫害的报道，跟上正法进程。哪里出现迫害，我就出现在哪里，没有怕心和任何犹豫。

——摘自本文

* * * * *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在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际，我向师父汇报一下自己是如何利用自己所长，与当地同修共同配合，参与本地证实法的。

一九九七年，我因患重病走入大法修炼，很快顽疾痊愈。第一次读完《转法轮》，我感觉如果人人都能象书中说的善待他人，那有多好。随着对大法法理的深入理解，我渐渐明白了修炼的概念和内涵，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大法徒。

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大法后，我牢记师父的谆谆教诲，牢记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积极参与本地证实法的活动，与当地同修相互配合，携手前行，揭露当地邪恶，救度当地众生。

一、整理迫害报道 参与营救同修

迫害发生后不久，我利用自己所长，担当了揭露当地迫害的文字整理工作。我经常去调查、走访、核实迫害案例，几乎每天都在整理、修改当地的报道文章。那时，我没有放松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写报道时，各方面的尺度把握的较好，心里想的就是听师父的话，怎样写好揭露迫害的报道，跟上正法进程。

哪里出现迫害，我就出现在哪里，没有怕心和任何犹豫，本市周边和辖区各县都留下了我和同修调查、采访的足迹。经常是一下班，就有同修带着我奔往各处，询问、核实同修被迫害的详情，只要被迫害的同修一到家，我就赶到了。

每次整理完报道，我都让其他同修看一看，找出不足，我再一遍一遍的修改，争取使文中的语气站在常人能接受的角度，象讲故事一样叙述迫害的发生，能吸引人看下去。经明慧网发表后，我们再打印发放，收到的反馈比较好。

在调查核实迫害案例和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有的同修家属由于怕心不配合，我们就及时向内找，不灰心，不放弃，耐心向家属讲述大法真相，唤醒他们的正义良知和道德勇气；也有的家属怨气很大，我们就让家属把话说完，我们静静的听着。等家属把怨气都倒出来了，我们先表示理解，再循序渐进的讲真相，同时关心询问家中生活和各方面的情况，拉近距离，真诚的帮助他们。很多家属最终都能明白真相，积极配合营救。

二零二零年春天，一位男同修讲真相时被绑架，后来

大法，支持我修炼、救人。亲朋好友来家里，他还给人家讲真相。

二零零四年，丈夫在大门平房顶上收拾杂物，不知怎的踩到一摞砖上，连人带砖一块掉了下来。他本能的一抓房檐，手腕上划了一道红痕，没出血。他记的在掉下来时，本来是头朝下的。可落地后，他是跪在地上的，哪儿也没伤着，砖头都摔碎了，也没砸着他。

他爬起来，从大门外走进家，就象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问他：你不是在平房上干活吗？怎么从外面进来了？他说：“我从房顶上掉下来了。”我还不信，出门看看那摔碎一地的砖头和他落地的痕迹，心中才明白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了他。后来的几年里，丈夫又有几次不小心从房顶上、树上掉下来，也都没伤着。

二零一三年的一天下大雨，儿子骑电动车回家，一辆大三轮车一下子把他撞出去好几米远。等他爬起来的时候，那大三轮早就跑的没影儿了。他一看，自己的电动车头都撞坏了，可是还能通电。他推着车，找了个修车铺，修整了一下，就骑上回家了，什么事也没耽误。

二零一九年的一天，儿子坐公司老板的车去办事，与一辆大车相撞。车撞烂了，可是车里坐着的老板、老板娘和他一点事都没有。

师父说：“因为你是炼正法的，一人炼功，别人要受益的。”^[1]我知道，因为我修炼大法，他爷俩又相信、支持大法，师父一次又一次的保护了他们，不然的话，如果家里灾祸不断，这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谢谢师父！

因为我一有真相资料就去发放，时常被邪党人员关注。二零二一年五月的一天晚上，派出所的一帮警察把我抓了去，给我整了几份构陷材料，看样子是要把我送到黑窝里去。当时我只有一念：谁说了也不算，只有我师父说了算。

我每天讲真相、炼功、背《洪吟》，不知不觉到了五月八日。几个人来到我屋里，说：你是明天到期，我们也是明天到期。可明天是星期天，不放人。我问为什么？一个人说：“是这里的规定，我都进来好几次了，谁赶上星期天，谁就得呆一天。”她们都急的骂邪党、骂警察。我说：“你们也别急了，出去以后，别再打仗了。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能保平安。再说，他们不让咱走，他们说了也不一定算。”

第二天，来了两个警察说：“都出来站队。”当时那几个人就明白了，这是要放她们走。她们做了三退，得了福报。她们挥手和我打招呼，表示感谢。我知道这是师父帮了弟子，我在心里深深的感恩师父。站好队，警察叫着我的名字说：“你到期了，走吧。”

我出了拘留所，先借别人的手机给儿子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出来了。他不信，说刚才派出所给他打电话说，让他去所里交一千五百元钱。明天警察把我接出来，不交钱不让出来。我说：“他们说了不算。”儿子说：“谁说了算？”我说：“我师父说了算。”儿子说：“这么好，你早出来一天，还省了一千五百元。”

父子福

丈夫目睹了我身心的变化，非常认同大法。迫害初期的几年里，他时常骑摩托车带着我去发真相资料，足迹遍及三个乡镇。

因为我坚持修炼大法、讲真相救人，丈夫没少受中共邪恶党人员的迫害。有一年，我进京证实法，丈夫被镇派出所所长和综治办主任抓到村委毒打，被踹伤下身，倒地不起，卧床两天，不能排尿。恶人天天骚扰，逼的他只好躲到外省亲戚家，过年都不敢回来。即使这样，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相信

被构陷到检察院，他儿子对父亲非常不满。我们见到同修的儿子时，对方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我与在场的同修没有为同修辩解，而是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对孩子表示同情，安慰孩子，并用正理引导孩子。最后孩子转变了心态，露出了笑容，赞扬自己的父亲是好人，同意为父亲聘请律师，还给办案的检察官写了劝善信。

在营救同修时，也遇到了很多明白真相的正义家属。从二零一一年开始，我市不法人员绑架法轮功学员主要以勒索钱财为目地，实在榨不出油水的，就非法送劳教或诬判。几年内，我市同修被勒索迫害的近百人，金额从一、两万元到二十万元不等。六、七年下来，两个市公安局反×教支队的头目用这种方式敛财达二百多万元。

二零一六年冬天，三名同修被绑架，其中两名同修的家属分别被勒索数万元，警察才放人。剩下的一名同修坚决不配合邪恶，不承认邪恶的经济迫害。

一天，这位同修的女儿通过其他同修找到我，她说她母亲不会配合邪恶，不会同意家里拿钱；自己是大法受益者，也不同意给钱，不能助长恶人的贪婪。她还告诉我们，警察通过常人示意她拿钱，最先要八万元，又说四、五万，最后说一、两万也行，她始终没有答应。想到母亲又被抓了，她哭了。对方看她哭了，就说：“还哭呢，让你给你妈花一万元，你都舍不得！”其实，她不是舍不得，就是不想给。我说：“你做的对，就是不能配合邪恶。那你就写真相信吧，我帮你写。给市反×教支队的头目写，我们用善念打动他。”同修的女儿欣然同意。

然后，由同修的女儿口述，我执笔。从她母亲因为她这个唯一的女儿患了甲状腺瘤，整日奔波给孩子求医问药，到最后自己也是累的重病缠身说起。她母亲在走投无路之时，经人介绍参加了师父当年在大连办的法轮功学习班。

在学习班上，师父让每个学员想自己的病，或是一个亲人的一种病。她母亲就想女儿的病，然后师父一下子就给病拿掉了。从此以后，她的肿瘤彻底消失了，那时她才十几岁。病好后，她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女孩，再后来嫁人、生子，现在生活的很幸福。她母亲修炼后也是疾病痊愈。

同修的女儿在真相信的结尾处写道：某支队长，如果没有法轮大法，或许我已不在人世了，我母亲也就永远失去我这个女儿了。这么大的洪恩，我母亲该如何报答呢？做人得讲良心哪！她就是应该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呀，您说对吧？我想，某支队长，您也有善良的本性，您也会赞同我母亲的做法。

信写到最后，我们自己也被感动了。写好后，同修的女儿用实名邮寄了真相信。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信师信法正念的作用下，几天后，家人接到警察电话，让去看守所接人。这位同修没给警察一分钱，顺利回到家中。

二、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迫害

那些年，我们本地主动参与证实法的同修很多，很多证实法的事大家都是积极响应，本地的整体配合非常好。

师父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1]

二零零四年一月初，在师父的经文发表一个多月后，我市第一份揭露当地迫害的传单在某小区发放了。传单中列举了该小区五名被中共邪党迫害的大法弟子的情况，讲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和中共的邪恶。

居民反应强烈，有的居民手里拿着传单，询问邻居：“咱

流了一地。流血水的脚被泡的发白，第二天就不痒了，而且流水处迅速收边。三、四天，我的脚就彻底痊愈了。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发真相资料发到了一辆面包车上，哪知里面坐的是三个警察，当即把我绑架到派出所。他们问我资料从哪里来的，家是哪里的等。我什么都不配合，不回答，就是给他们讲真相，说“法轮大法好”，背《洪吟》。他们给我照像后上网，查到了我的信息，通知了我镇的派出所。

镇派出所警察去非法抄我家，因没钥匙，跳墙进了我家。他们之间的电话联系我都听见了。我刚从同修那里拿来一千多份真相资料，发了还不到二百份，怎么办？这些救人的真相资料来之不易，不能叫他们抄走啊。我就在心里求师父，给我家下上罩，不让邪恶看见真相资料在哪里。结果，那些警察把我家翻了个遍，除了摆在明处的四十本真相册子被抢了去，那些分散藏在各处的真相册子他们一本也没找到。谢谢师父！

在警车上，我给两个警察讲真相，有一个警察还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当天晚上，警察把我送进市拘留所，要非法拘留我十五天。到了拘留所，我心想这里一定有我要救的人。

这个拘留所管理比较松散，各监号的人可以互相串门。第二天就有许多人到我的监号里来，我就给她们讲真相，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天安门自焚”骗局的真相、中共邪党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要三退等，结果有八个人做了三退。有的人当时就高喊：“法轮大法好！”

我天天给她们讲真相，她们也听的很认真，人性中善的一面出来了。她们对我都很好，有的人说：“姨，你出去后，一定要注意安全。”打饭的时候，因为法轮功学员没有菜，她们就非得把自己的菜分给我。

传的这法真好，能教人向善，变好。”他走到哪，说到哪：“李老师真厉害呀，能教出这么多好人来。”

救世人

为了破除中共邪党谎言对世人的毒害，我经常出去发真相资料。姐姐（同修）也时常和我一起去发。因为白天干活，我俩就晚上出去，每人带上二百份真相小册子，到各村去发放。不论早晚，都是把真相资料全部发完才回家。

有一个村子，村头上拴着几条狗。刚开始的时候，一进村，它们就乱叫乱咬，我就给它们说：别叫了，是来救你们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有好去处。它们就不叫了。以后再去这个村，它们不叫也不咬，只是对着我俩摇尾巴。有时，往村民院门缝里放小册子，院子里的狗会跑过来，叫几声。我就给它说：来救你的，别叫了，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它就不叫了。有的村里散养的狗，似乎明白我们是来救人的，摇着尾巴跟在后面，不出声，就象是给我们做伴壮胆似的。

有一年，我在麦子地里拔草，脚上不知被什么东西叮咬了，奇痒难忍，用手挠破了皮，流血水，以至整个脚青紫、溃烂。常人看了都害怕，劝我赶快去治疗。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把我累世的病业往外推，我也不管它，该干啥还干啥。这种状态持续了几个月。

一天晚上，我和姐姐去发真相资料，中途天下大雨。因为真相册子都是封在塑料袋里，所以下雨也没耽误，我们继续发。大街上的水没过了脚脖子。有一户人家是养牛的，雨水把院子里的牛粪冲出来，汇入到街上的雨水里，散发出浓浓的牛粪味，我就从雨水中趟了过去。那天直到凌晨三点，才发完真相资料。回到家，我站在屋里，身上的水

这楼有这上面说的这家人吗？”当得到确切回答后，感慨的说：“真有这事啊！”有的居民在理发店、食杂店高声议论传单上的内容，对邪党表示愤慨。

有的居民得到真相后，一看自己认识上面报道的大法弟子，就把真相揣起来，见到当事的大法弟子，掏出传单递到同修手里，同情的说：“这传单上有你的名字，我留着呢，给你。”

还有一个常人，一看真相上有自己的亲属参与迫害情况被曝光了，而且恶人的家庭信息很全，他震撼的说：“法轮功真行啊，咋调查出来的呢？！”

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迫害的证实法历程。从最初的散发真相传单，到后来的发放真相册子。我们在市区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散发真相资料，周边村子也散发真相资料。每个小区或每个村子的真相都是针对本小区或本村子的真实案例，都是身边发生的事，甚至是自己熟悉的人。这样做，使大量众生通过了解身边的迫害，明白了大法真相，得到了救度。在整理每个迫害案例时，我们都是反复核实，力争准确、无误，以达到救人的效果。

每次在小区发放真相资料前，协调人都是亲自去查看每栋楼、每个单元住户的情况，数清每个单元的准确户数；资料点的同修也是不辞辛苦，夜以继日的赶制资料；同修们得到自己分配的单元后，也都是先去查看现场，发正念清场，然后再稳妥的去做，避免了干扰。

《九评共产党》发表后，二零零六年，我们在本地市区和周边村子地毯式的发放《九评共产党》，争取一户不拉，不留死角。那些年，资料点的同修很辛苦。

二零一二年起，针对我市几个邪恶的头目，我们采用了散发“恶人身份证”的办法。这个身份证的正面与常人身份证类似，附有恶人的照片和个人信息，背面则是此人

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实概述（文字平和，没有指责和诅咒），然后塑封好。除了在市区和周边县城及乡下发放外，还重点在市直各局机关的办公楼附近散发，特别是市公安局办公大楼院内、看守所院内，还有派出所、检察院、法院等处。我们向这些部门的办公楼周围放入数量很大的身份证件。这个身份证件携带方便，可以大量散发。塑封后又不怕雨水，马路上、树林里、公园的坐椅上，都可以摆放。

我市一个市局反×教支队的头目，疯狂抓捕大法弟子，并大肆勒索大法弟子钱财，他看到自己的恶人身份证件满城市到处都是，又被大法弟子的坚忍所折服，主动提出离职。他对熟人说道：“我自己提出不干的，调到别处去了。抓这些人没意思，他们出来还炼。”

近二、三年，我市某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头目非常邪恶，指挥手下跟踪绑架数十名大法弟子。有一次在半个月内就绑架了二十多人，其中多人被构陷诬判。在一次非法抄家时，同修的家人机智的给他拍了照。然后我们制成了这个国保大队头目的恶人身份证件，开始在本地大面积散发。现在这个国保头目收敛了许多。

几年前，我们还综述了当地的迫害案例，制作了真相视频。经明慧网发表后，我们用光碟和U盘的形式发到了众生手中。视频中的语言平和、中性，没有党文化的斗争口气。特别是海外同修的朗读语音柔和，语速适中，娓娓道来，同修看后觉的很好。

有的世人看完这个光盘后，说他真的相信了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事是真实的，以前还半信半疑的。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年男同修，在向世人发放时，在市场上面对人流，举着光盘喊道：“快来看看吧，看看某某某医院（我市邪党军队医院的名字）是咋赚钱的！”

了出来，给了两个碗、两双筷子和一个小碗。一到下雨天，屋里就漏。家境艰难，一家人一年吃不到一斤油。贫穷、怨恨，弄的我一身病，肾炎尿血水，走不动，孩子都看不了，只好让娘家给照看。

虽说再也不想管婆家的事，可是公婆那边的活儿还是叫我和丈夫去干。公公去世后，婆婆和三个小姑子都不会干地里的活，时常叫我俩给她们干，而且干完了，连一句好话都没有。我对婆婆的恨与日俱增。

一九九九年二月，我喜得法轮大法。

师父说：“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1]

学了师父的讲法，我恍然大悟：婆婆对我这个样，肯定是我以前有过对她不好，伤害过她。造了业，就得还，谁也赖不掉，因为宇宙的法理制约着一切。从此，我不再和她们计较。婆婆看病都是我花钱。她的钱都给了三个女儿，我也不生气。婆婆家的东西几乎都叫她女儿拿去了，我不急，也不管。因为我听师父的话，师父已经给了我最好的一切。这样一来，全家人都高兴。

我彻底放下了对婆婆的恨，在她病卧在床时，我悉心照顾她，给她读师父的《转法轮》听。她几个月没下床，直到临终，一点痛苦也没有。小姑子说我给婆婆读大法书，婆婆是沾了大法的光。

婆婆去世后，我丈夫当着二十多位乡亲的面，说我对她娘好，都是因为学了法轮功，叫他们向我学习，孝顺老人。丈夫还说：“你们都知道，俺娘以前对俺媳妇什么样。俺媳妇要不是学了法轮功，能管俺娘吗？拿钱？更没门儿，那就可就难为我了。现在无论花多少钱，她都不计较。李老师

修心去业 善念救人

——名昔日受虐农村儿媳的经历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艾珍

【明慧网】一九九九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年六十七岁。因为我坚持信仰真、善、忍，曾多次被中共绑架，非法抄家、拘留，两次被非法劳教。下面我自己修炼中的一些片段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

修去恨

婆家有我丈夫这一个儿子、三个女儿。我嫁过来以后，一家七口人的家务活几乎都压在了我一个人身上。那时，不时兴买衣服，家里所有人的衣服都是我用手缝制的；没有洗衣机，所有的衣服都是我一人用手洗，还得一桶一桶的从井里打水。

五十斤棒子面的煎饼，我从早摊到晚，没有人替我摊一个，每次都把我累的不吃晚饭就睡了。可我平时要吃个煎饼，婆婆就说话，不让吃。我做了面食，他们一家人都吃，却只让我吃胡萝卜、地瓜干。我怀孕以后，肚子都很大了，也是这样。饭吃不饱，活照样干，邻居都看不下去。

我在医院里生下儿子后，住院八天，婆婆只给我拿去八个鸡蛋。出院后，乡亲们给我送来很多鸡蛋，可是都让婆婆拿去卖了。我坐月子的一个月里，只吃了二十六个鸡蛋。月子里，我还得给孩子洗尿布。因为吃不饱，饿的我身体只有七十斤，走路摔跟头。因为带孩子，干活少了，婆婆就骂我。我多次想死，都没死得了。那时，我对婆婆恨之入骨。

孩子六个月大的时候，公婆找了两间破屋，把我们分

三、为被迫害的同修聘请律师

二零零八年，本市某区邪党法院要对几名大法弟子非法庭审，这几名同修被构陷为同案，一同庭审。一天，我看到明慧网报道了北京著名正义律师为青岛同修的无罪辩护词，那时大陆还没有其它地区同修请正义律师辩护。

本着重大问题看明慧网态度的原则，我与本地同修切磋，我们能不能请正义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达成一致后，我们与这位律师电话沟通，最后由该律师出面组团，以当时最低的律师费用，为几位即将被非法庭审的同修每位请了两位律师。

这次聘请的律师，来往路途加上在我市停留的时间加起来是一周，路费和食宿费用都算在了律师费用之中，算起来他们每人挣了不到一万元钱，而这个组团的著名律师个人所得就更少了，也体现了早年为大法弟子辩护的正义律师的纯正。

这位著名律师还特意邀请了南方某大学法学院教授。他告诉我们邀请这位有知名度的教授参与，是为了引起大陆法律界对法轮功群体的关注。这位教授是第一次参与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在与我们接触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和纯正。之后，他开始陆续为大陆各地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在各界产生了影响。

请律师的费用，是同修们自愿慷慨解囊的。记的当时大家凑律师费的时候，正值夏季。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分别去几个同修那里取钱。那天起了瓢泼大雨，由于时间紧急，我冒雨前往。一路上我怀里揣着数万元钱，浑身被雨水浇透了，连鞋子里面都灌满了雨水。想到这么多同修慷慨解囊，我非常感动，泪水伴着雨水一起往下淌……进屋后，等在那里的同修帮我把钱掏出来，一看钱都被雨水打湿了。同修打开风扇，我们把钱一张张的在地板上铺开，最后用风扇把这些钱吹干了。

数名律师来到本地，我和同修亲自到他们下榻的宾馆与他们交流，一定要保证是无罪辩护，因为大法弟子没有罪。过程中，我们时刻关注律师的辩护观点。一天在庭审后吃饭时，我听到一个律师说的话象是要减轻同修的所谓“罪证”，这样就会少判。回家后我不放心，第二天律师刚刚起床，我就赶到宾馆，再次强调要求做无罪辩护，一切所谓的物证都不是“罪证”。

这次的庭审持续了四天，数名律师身着律师服，头戴律师帽，正气的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律师们有理有据的辩护掷地有声，法庭内的人们都屏住呼吸倾听。我市反×教支队的头目也来了，这个区政法委的人也来了。当地大法弟子、家属和常人数十人进入法庭旁听。法庭外，许多同修都前来近距离发正念。当时正是盛夏，骄阳似火，几天下来，大家都晒黑了。

一位同修未修炼的大伯哥带上他的几个朋友，拿着身份证件进入法院旁听。庭审四天，他听了三天，没去蹬“神牛”（载客人力三轮车）挣钱。他回来告诉熟人说：“律师辩护的太好了，说的都是理，法官那伙人听了都没话可说，检察官也耷拉脑袋了。他们那伙人自知没理。共产党就是邪，不讲道理，也不讲共产党自己的法律。”退场时，庭审现场的法警也向大法弟子伸出了大拇指。

本来一天就可以结束的庭审，由于律师的据理力争，不得不一次次的休庭，第二天继续，第三天继续，第四天继续。律师们在法庭上指出：“所谓的‘指控’是虚构的，是不成立的。”“从我们了解到的事实，法轮功学员没有违反国家的法律，他们完全是优秀的中国公民。”“我的当事人，他们非常宽容，非常善良；用中国的话说，他们都是好人。”

庭审后，有的律师接受了海外媒体采访，呼吁说：“国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媒体都来关注，有这样一群人，而且

有的事，甚至鞋底有时候被扎成象筛子一样。钉子甚至还穿透脚面，一般人遇到这种很重的伤时，至少要休息一周也不好。而我通常是把钉子拔出来就该干嘛干嘛，我连想都没想。我时时刻刻都用大法来要求自己，一点不受影响。

打工这几年，我从来没有误工一天，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工友们无不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神奇，都知道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注：

[1]李洪志师父经文：《精進要旨》〈圣者〉

[2]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四》〈正念〉

祥和。有时看到我走过来，有人就喊：“大法来了！”或者喊：“法轮大法好！”

三、师父给我超常的智慧

我只有小学文化，但师父给了我讲真相的智慧，使我这个既没有文化水平，又不善言辞的弟子在讲真相时思如泉涌，思路清晰，人们都能接受。

师父还给了我人中的智慧。工地上的机器，只要我接触过，我都能看明白使用方法，机器的结构、原理。

一次，老板说放假一天。工地要是放假，不但老板损失很大，打工的人也没有工钱啊。一问，是施工电梯坏了，得找专业人员来修理，还联系不上，很着急。我说：“老板，让我先去试试行不？”老板非常惊讶，说：“你会修？”我说：“不知道，先看看。”结果到那一看，一下子就找到了问题，机器正常运转了。老板乐坏了，说：“你炼法轮功真不一般！”

还有一次，拉水泥浆的车突然不走了，修理工不在，干不了活了，还得放半天假。我和队长说：“我去试试！”一看，是有几颗螺丝松动，紧了紧就正常了。这种事情很多，他们都很佩服我，也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

四、大法的神奇

一天，工地上风很大。我和很多人在施工电梯里向下运动时，看到上面的大线被风吹出筐了。那线里的电压很高，要是碰到外面的铁架子有可能有电，很危险。我赶快让大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大家如梦初醒，赶紧大声念起来。奇迹出现了：就看那很粗、很重的大线，象被一只大手捋着一样竖直进到了筐里。在场的人都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

有时候清理地下室时，很多铁架子、木板上有很长的钉子。地下室光线昏暗，根本就看不清。脚被钉子扎是常

为数很大，他们的基本人权没有保障。法轮功信仰团体受到的这种不公正对待，现在持续有九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已经足够的长。”本次庭审极大的震慑了本地邪恶，使旁听的许多常人明白了真相。

四、揭露当地监狱的罪恶

二零零八年年底，外市一名同修在本市监狱被迫害致死，而且传出是被犯人打死的。得知消息后，几乎全市同修都行动起来了，用各种方式讲真相——发传单、贴不干胶、寄信、送信、打真相电话等等，揭露监狱的罪恶。某检察院的检察官说：“法轮功的信，满天飞啊！”

在同修被迫害致死几天后的一个凌晨，本市同修在通往监狱的马路上挂满了真相条幅，在马路两旁的松树上挂满了白花，表达对同修的哀悼和对这场迫害的抵制。

这个同修的家人由于不明白大法真相，从外省赶来时不理睬我们，看我们的眼神都是冷冷的，说话也是气呼呼的。我们不动心，耐心的给他们讲真相，从各方面照料他们，给他们安排住宿。陪同他们去监狱，去检察院讨说法。花钱请北京律师要求第三方尸检，等等。最后家属明白了真相，知道他们的家人是被中共邪党迫害死的。

记的家属要离开本地的当天晚上，我放下了怕心，本着救度同修家属的善念，和几个同修把家属请到了自己家中。我给他们放了当年的神韵晚会光盘，正好那年的神韵晚会节目中有一个男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的舞蹈。至此，家属彻底明白了真相。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桌饭菜，又给家属买来了啤酒，大家一起就餐。同修的弟弟和哥哥非常感动，弟弟说：“就是县长死了，也没有我哥这么大的动静啊！”同修的哥哥说：“我们就是亲人啊！”最后他们要赶火车了，我们互相挥泪告别。

在这之后的十多年里，监狱多次找家属要求火化遗体，甚至亲自去同修的家乡，找当地的警察施压，都被家属顶了回去。

由于本地同修的整体配合，大大的震慑了这个监狱的邪恶。从那时起至今十多年了，这里再也没有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大大减轻了那里的迫害程度。本市同修在监狱外近距离发正念也持续了多年。

五、正念解体邪恶展板

二零一八年春季的一天，有个同修到市内一家制作广告的门市去办事，无意中发现这家广告门市的地上放着许多张诬蔑大法的展板，同修急忙跑到我家告知。之后，我们又去这家广告门市查看，这是市内较大的广告门市，室内地上竖立着一大堆展板，已经完工的有百十来张，都是诬蔑大法的。

通过询问，得知是市政法委定制的。我们找到三个平时讲真相好的同修去那里向老板和小工讲真相，向他们讲明制作这样的东西会对世人产生毒害，不要为了挣钱就什么都干；又根据门面上的电话给老板和小工打真相电话，对方由谩骂到倾听，最后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

接下来，我们又给市政法委书记写劝善信，劝善信是由三个同修共同完成的。在信中，我们力陈这样的展板对百姓的危害，并从传统文化、善恶有报和谤佛谤法遭恶报等方面慈悲的劝善。信写完后，我们用快递邮寄了。同时，通知全市同修高密度发正念，解体邪恶展板，还有一些同修去这家广告门市的门前近距离发正念。

最后，这批展板不了了之，不知了去向，整个市区没有挂出一张。

六、世人的觉醒

多年来，本地同修纷纷走出来证实法救人，本地大量众生得到了大法的救度。一次外地同修来本地，走在街上

快乐，越背越轻盈，周围都是满满的能量！更神奇的是：我每天都能很强烈的感觉到后背有个大法轮在旋转，力量非常大，象推我一样。我自己都感觉自己在飞，走路生风，美妙极了。

时间长了，老板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你几点说收工都可以，别人都不行！”老板还说：“别人有雨休，你可以没有，来一天就画一天！”那意思是多挣钱。

我告诉老板：“我每天中午十二点都要去发正念，得请一会假。”老板欣然应允。每到快十二点时，我就告诉身边的工友，我到点了，他们都表示明白，我就上楼找个安静的地方去发正念了。

我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那时候我每天打坐，或发正念时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无穷无尽的大，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真的是象师父说的“疾风电掣上九霄”^[2]。

我不善言辞，平时很少说话。但为了讲真相，凡是和我有过接触的人，我都主动和他搭话，先拉近距离，没有隔阂，有机会就讲真相。有时在一起吃饭时，我把肉夹给他们；看到他们推着费力的车子，我就帮助推一下。举手之劳的小事，看到就做。那时候，我每天总是乐呵呵的，真是对谁都好，就是善、包容，看到有需要的就帮。

我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在证实大法，我是来救人来了。他们看到我的表现，都感受到了我的真诚、善良，自然一说就退，都能明白真相。工地很大，很多盖的楼都是三十三层的。工地上的人员流动性也大，讲完一批，就又换了一批。只要能接触上的人，我都不放过讲真相的机会。

一次，我在施工电梯上立起一块两米来高的蓝色泡沫板，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老板、项目经理、号长，不管是谁，只要一上来就能看到。他们笑着，谈论着，有时还问我问题。时间长了，大家在一起其乐融融，一片

为了方便学法，有时我把师父的经文抄写下来，贴在上铺的木板上。别人在说话时，我就背法。背会了，再换另一篇。

工地上的蚊子很大，有时在外面炼功时，看到那蚊子吃的鼓鼓的，被咬的包也很大。可是回到屋里，还没等炼完静功，那包竟全都消失了，也不痒了。

二、证实大法讲真相

师父说：“怀大志而拘小节”^[1]。

我是修炼人，要时时用法来要求自己，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做起。在工地上每天收工以后，忙碌了一天的人们都是直接奔食堂先吃饭。我是每天收工之后，先去洗澡，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再把换洗的衣服洗完了再去吃饭。有时去晚了，饭没有了，给我煮点挂面我也无所谓。

我每天都是穿的干干净净的，而很多工友一天干完活下来，真是又累又懒，澡都不想洗，更不用说天天洗衣服了，有人甚至几天都不换衣服。他们看到干净整齐、与众不同的我，还开玩笑的说：“是不是要去相亲？”很多人问我原来是什么？我说就是种地的，他们竟都不相信。

刚开始和大家接触时，他们对我都不太重视，没想到干起活来感受到了我的与众不同。很多两个人完成的活，我一个人就能轻松自如的干完。比如，工地上运水泥、石料的大独轮车，装满了少说也有七、八百斤，两个人推都很费力，我一个人就能轻轻松松的完成；筛沙子的活两个人都供应不上，我一个人干，还能歇一会儿。我活干的又快又好，总是提前完成任务。

他们看我干活时脚步轻盈，轻松自在，赞叹不已。他们哪里知道，我干活时脑子里都在背着师父的讲法，《正念》和《感慨》这两首诗每天不知道背了多少遍。我是越背越

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一连问了几个人，都表示明白了大法真相，已经做了三退。外地同修感慨的说：“某某市大法弟子做的好，三退的人多啊！”

很多世人由于明白了大法真相，表现出了正义之举，如上文提到的进法庭旁听的同修的大伯哥。有一天，他在小市场等活，突然听到一阵喊声，只见一位老汉抓住一位老年妇女不放，因老太太发法轮功真相光盘发到了这个老汉手上。市场对面十来米外就是派出所，老汉抓住老太太朝派出所方向拉着走，边走边喊：“上派出所！”

同修的大伯哥灵机一动，马上奔到老汉前抓住老汉的手，说：“老两口别打架了，快放开！”他使劲儿掰老汉的手，老汉不肯松手，他说：“爷们，快放开手，不然我就不客气了。”老汉一看他急眼了，马上放开老太太。同修的大伯哥对老太太说：“你快走！”老汉对他说：“我和她不是一家的，她是法轮功！”其实，同修的大伯哥知道他们不是一家的，说：“你俩不是一家的？那她也不是坏人，她给你东西你不要就算了，干嘛非得往派出所送？”说着，把真相光盘从老汉手里要了过来。类似这样的义举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结语

本文再现了当地大法弟子共同走过的路。回顾二十多年的正法修炼历程，我感慨万千，是师尊的无量慈悲看护着弟子走到了今天。过程中，有证实法的辉煌，也有因为自己的执著心不去给证实法带来的阻力和同修之间的间隔。随着我们地区大法弟子整体修炼的升华，间隔已经消除。

弟子要谨遵师命，向内找，不断精进。我会象从前那样，与同修拧成一股绳，互相圆容补充，继续做好本地证实法的事，救度更多的众生。

注：

[1] 李洪志师父经文：《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

在北京面对面讲真相

文：河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

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是一名农村女大法弟子。儿子和儿媳在北京卖建材，孙子在北京上学。由于原来的建材市场被拆除，儿子又去了另一个地方，离孙子的学校有六十多公里，儿子就叫我去照顾孙子。二零一七年，我就去了北京照顾孙子。

一、突破怕心 走出家门

我一想去北京，怕心就作怪。原因有两个：一是去北京得经过检查站。因为我的名字在中共邪党的“黑名单”上，经过检查站时，必须出示身份证，来来回回的不方便；二是我认为北京是邪恶的老巢（其实上海这个江鬼所在地更是邪恶中心），环境恶劣。我怕自己正念不强，影响救人。

但是我知道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不能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到了北京后，我就认真学习法，多发正念，清除怕的物质与因素，清理自己的空间场。然后，我把从老家带来的真相资料和真相不干胶在附近发放、粘贴。

一天晚上，我出去发真相资料，当时怕心很重。我就背师父的法：“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1]。背着背着，提到嗓子眼的心慢慢的放下来了，是师父帮我去掉了怕的物质。做完后，我轻松的回家了。

还有一天晚上，我去贴真相不干胶。有一条马路上的电线杆挺干净，我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粘贴贴在了那条街的电线杆上。我是隔一个电线杆贴一张，

在工地上坦荡证实法

文：东北大法弟子口述 同修整理

【明慧网】我居住在东北农村，是一九九八年得法修炼的。在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际，我想起了自己在工地上打工时的一段经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想不明白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不偷不抢，还能使人身体健康，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炼？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我这个人很犟，我认为对的理，我就必须坚持。于是，我开始在周围所有接触到的人群中讲真相。

后来周围的人我基本都讲完了，我就有意换个环境，这样能接触更多的人，给他们讲真相，所以我就有了三年（每年从过完大年开始，一直到秋收之前）在工地打工的经历。

一、在工地上每天坚持学法炼功

我知道修炼人必须学法，我就把大法书都带到了工地。每天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吃完晚饭时，我就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开始炼功。我炼完功回来，宿舍也安静下来了，就是我开始学法的时间了。

我们住的是上下两层铺的铁制单人床，我住在下铺。为了不影响工友们休息，我在床的四周拉上了帘子，自己用电线接了一个小灯，又罩起来，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属于我学法的环境了。我每天吃完晚饭、炼完功就开始学法，一直学到半夜十二点之前，发完正念再睡觉。

为了不影响开工，我就每天凌晨两点多起床，先在室外炼动功，再到室内炼静功。我每天也就睡两个多小时，可是精力充沛，没有困的感觉。

结语

这几年在北京看孙子期间，附近的大小超市、菜市场、公园我都去讲真相，也劝退了很多有缘人。实践中，我感到在北京面对面讲真相并不难，并不象我想象的那么可怕，而且大部份人都能接受，一讲就退。

只要我们学好法，发好正念，一心想着救人，师父时时都在身边保护着我们。我们救人时要保持正念，旧势力是不敢迫害的。其实，都是师父给铺垫好了，只是让我们迈出那一步，去我们的执著心，树立我们的威德，最后达到圆满。我悟到，表面是我来北京看孩子，其实是我世界的众生等着得救。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中。我衷心的感谢师父！

注：

[1]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正念正行〉

贴完就回家了。回家后，我发出一念：请护法神看好真相粘贴，不让坏人撕掉，这是救人的。第二天早上，我去那条街看看有没有人撕，还是有两张被撕了，但有一张正对着派出所门口的“法轮大法好”的粘贴没有被撕。这次我体会到了正念的作用。

过了些天，在师父的帮助下，我认识了一位本地同修。老同修跟我说：“派出所门口那个电线杆上贴的‘法轮大法好’有好些天了，还在那贴着呢。”我听了心情非常激动，是师父在鼓励我呢！

由于儿子所住的房子也得拆除，我就到离学校近的地方租了房子。院里有一位女士，平时我老想给她讲真相，但没有机会。正好我搬家那天她过来说话，我就赶紧给她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和“三退保平安”。她听完后，高兴的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二、在小区里救人

自从我搬到小区后，就理智、智慧的在小区里救度有缘人。一天下午我去学校接孩子，有一位老太太也等着接孙子，我就主动和她搭话。说来说去，我孙子和她孙子还是一个班的同学。于是我借机给她讲真相，讲“天安门自焚”伪案，讲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迫害法轮功。我讲大法弟子不放弃信仰，被中共恶党酷刑迫害。她哭了，边哭边骂（恶首）江泽民不得好死。

有一天，她打电话叫我去她家。她说要炼功，让我教她，她的好友也想学。我就去教她们炼功动作。学了几天，她们老记不住，就不学了。虽然她们没有走进大法修炼，也为将来奠定了基础。我给老太太的女儿、儿子、孙子，还有她好友的两个女儿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有一天晚上，有一位捡废品的大姐看见我就象看见久别的亲人，跟我无话不谈。我俩唠了一会儿家常，我就赶快给她讲真相，我心里求师父救她。我给她讲“三退保平安”，问她入过少先队吗？她说：“就入过少先队，其它的都没有。”我说：“那你就把少先队退了吧。”她同意了。

正说着，她老伴也过来了。她说：“给你大哥也退了吧，他也是少先队。”我问她姓什么，她就把自己的名字和她老伴的名字都告诉我了，都是用真名退的。

过了几天就放暑假了，她外孙子、外孙女从老家来看她，我就去给孩子讲真相。她就对外孙们说：“听奶奶的话，你俩都退，奶奶是为你们好。”两个孩子听她姥姥一说，都爽快的答应了。

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有缘人领到了我的身边，我真为这些得救的生命感到高兴。小区里还有很多有缘人，我都智慧的给他们讲了真相。

三、只要能救人 我就去

二零二一年五月一日之前，一个朋友（是讲真相时认识的）给我找了一个接送孩子的活。孩子爸妈上班，想找个接送孩子的人。朋友问我去吗？我想，只要是能救人，不耽误学法发正念就行。早上七点去孩子家里接，孩子七点半入园、下午五点放学。五点半孩子的父亲就下班回来了。周六、周日、节假日都休息。从时间上还可以，我就答应了。

第二天上午，孩子的父母和我见了面。小孩的父亲问我多大岁数了？我说六十三岁。他说：“哇，您好年轻呀！我妈六十五岁，比您可差远了。我妈高血压，看不了孩子。看您的身体多好啊！阿姨，每月给您一千块钱，行吗？”我说：“行。”

第二天下午我去接孩子，在幼儿园等着接孩子的人差

不多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不是爷爷、奶奶就是姥姥、姥爷。我主动和他们打招呼。有一位大姐问我多大岁数了？我说：“六十三岁了。”那几位大姐都夸我长的年轻、阳光。我当时就发出一念：我得救她们。

每天放学后，我就带孩子去公园玩，有时给孩子带上一点吃的，孩子也很喜欢我。孩子爸下班，就去公园找我们，在公园里碰到有缘人，我就讲真相。

一次放学后，孩子要去公园，一位妇女带她孙女也去公园玩，我借机给她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我每天都想着怎么救这些孩子的家长，师父看我真心想救人，就给我安排。

有一次，我接孩子去早了，还没多少人。有一个小孩的姥姥也来了，我一看救她的机会来了，我赶快向她讲三退保平安的事。她听明白了，高兴的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

我照看的这个小孩是小二班的，这个班共有二十多个孩子。我给十六个孩子的家长讲了真相，做了三退。讲的过程非常神奇，比如我想着救哪个人，很快就会单独碰到那个人。有的是在接孩子的路上碰到的，有的是在公园，有的是在小区。看似巧合，其实这都是师父的安排。

我没有着急给小孩的父母讲，是给他们一个了解我的过程。时间过去好几个月了，看的出来孩子的父母对我非常满意。有一次放寒假了，我要回老家。小孩的妈妈给了我一千元工资，然后又拿出三百块钱给我，说：“过年了，您回家给叔叔（指我老伴）买点吃的。”我婉言谢绝了。

我借机给他们讲了真相。小孩的爸爸马上说：“阿姨，我入过团、队，给我退了吧。”小孩的妈妈看上去不太接受。过后，我又找机会给她讲，原来她是党员，由于受邪党无神论的毒害，看得出她不是真心相信，但她还是同意退出了邪党组织。